

# 師友憶記

果 庵



春風春雨，天未憐人，關成有江南之賦，莊鳥行趨水之吟。感念昔時，惆悵萬種。世情代謝，師友強半凋零；來日大難，心神能不蕪萃？凡茲所憶，唯取瑣屑之談，若云拾遺補闕，仍當俟之良史云爾。

## 吳興錢古先生

吳興錢古先生，履易其名，初慕劉歆廷之學，曾改爲漢獻，及今文廢古之說盛行，竟廢其姓，曰「錢古支同」，爲人作字，往往署之「錢」又每作「錢」，取簡筆也。先生早受學太炎之門，通聲韻訓詁之學，對聲

相顧目之談法，均有極科學之論斷，唯不恆爲文，偶有講義，付之抄胥，錯訛多端，不可卒讀。在北京大學授中國音韻學，有講義一種，在師範大學授國音沿革及說文研究清代思想等科，則向無講義，唯賴學生筆記。先生爲國語界前導，於舊書之輩，攻擊尤不遺餘力，當日在語絲，京報副刊所爲之文，論及海內，人所共曉。章士釗長部時，與新思想派大齟齬，魯迅翁尤爲矢的，終不能久於教育部食事之位，歷指舌劍，在當時實爲各方注目之問題，先生亦常爲文以助其勢，然厥後與魯迅翁卒不睦，迅翁「兩地書」所稱之給藥，金某，皆暗指先生，蓋目短視，御最高度近視鏡也。先生每談，聲震屋瓦，滔滔若長江大海，故迅翁以哇拉哇拉諷之。在師大授課時，兼國文系主任，上課時，必舞一白手套，似所以免塵粉汚手者，故只右手有之，然手套尖端，實已磨脫，故泥粉仍不可免，先生上課時，立甫定，卽大聲曰：「前一回說到……」例無雜言，與馬幼漁先生之好說新聞者，正異其趣。講授之際，一面帶其手套，甫高舉，輒更除去之，如是反覆以爲常。冬日喜御西服，或學生裝，而足則北方老年人喜穿之翁鞋，（俗名老頭樂，笨重異常。）皮包絨而且，下課後，手一藤杖，才子瘋神

間，余當過之。先生中年以後，師不宿家中，而寄居孔德學校。孔德者，法哲學家 Comenius 之名，此校乃蔡元培先生所創設，為中法大學附屬學校，北大同仁子弟，在是校讀書者至多，以其教法較新且設備好也。初創之孔德，馬登明、沈尹默等先生，皆曾授課，聲譽甚盛，先生所居，在幼稚園內，為孔德最初之校址，與萬板樓主人王青芳若比鄰，王君據說，後專刻木，亦斷人，故于每稱之為二伴。余在師大時，兼課孔德，余入孔德大門時，輒逢先生去師大授課，彼此微識其首，先生實不知所過乃受業弟子，今日思之，大可念矣。廿年秋事變後，先生所受刺激甚大，原有胃病，發作益頻，然猶一人至東安市場潤明樓吃，肘子一，蓋此品乃生平最嗜者，及廿二年，國事益壞，先生感慨亦益多，凡公私聚會，均不参加，于卒業時，同班公宴各教授及主任等，先生雖不往，同學知其操心危慮患深，均不以爲怪。然厥後以腦病大作，謀詭不能再授，校中究不忍另易主任，唯聽之而已。廿七年冬，以悲憤不能自遣漸致癱作而卒，同學及對交在京者，於孔德備位哭之，一時華界輿論不獨悼，先生工書，精漢隸及魏晉竹簡寫經之體而一之，古趣盎然，士林宗仰。求書者積紙累千百，不

與至不擇毫也。余代他人所托之書函等件甚多，實見其書，不以爲奇，並未親求一聯一幅，比今念及，慨然無似。先生最稱得者，爲李勉西先生，自國語運動發軔以來，無不合作，無論不滿意，則李公亦投完備獨，感念黃鐘，當亦不能已於涕淚者矣。

### 高麗仙先生

高麗高少瀛先生閩仙，桐城鮑軍，張運勝高足也，曾攝張掌保定蓮池書院。古文守義法，駢體大雅，北方學者，推巨擘焉。先生昔曾履官教育部，爲社會司司長，與魯迅同一署，文字不相謀，而其不滿袁氏府同，後終辭職，專在男女師大任教。體高碩，望而知爲北方之強，冬寒，則穿黑綫半臂，其大可及股，腰間繫一帶，結兩端於背，而設囊，亦翁鞋，白布棉襪，不知者以爲頑固之流老或門羅之苛虐，絕不敢斷其爲國子博士也。目短視甚，每講授，必舉其講論於幕際，推服鏡使上至額，更推其瓜皮帽至後腦，及放其講論，則又復原位如初，一小時內，不知推移幾度，南人聽者，既不明其土音，徒欲此怪狀，以爲講壇，實則先生講論，原原本本，極見冷開，學力之富，堪稱獨步。所授課目，有文

選，駢文，散文，唐宋詩等，皆夙所擅長者，其講義均  
有刊爲專書之價值，而無人收拾，惜哉。先生以講義網  
成，故對古文辭類纂一書，致力尤勤，嘗爲之箋注，石  
印出版，今已絕矣，晚年撰此注而大之，爲文選李注箋  
疏，余在校時，從受此科，卽以是書爲教本，僅一序及  
班氏一賦，已畫一厚冊，預計六十卷，須有六十冊，垂  
暮之年，殺清何日，學者嘆焉，乃竟未遂其志而歿，聞  
出版者不過十冊，家中積稿盈尺，勸力多艱，亦不知受  
業諸子能爲付刻否？先生性至孝，年六十餘，老母尚  
健在，定省之禮，無一日闕，廿一年，母逝，哀毀逾恆  
，白其履及帽結，實近代持服所未有者。初，時局既變  
，憂念西遷，先生以年老就衰，不能奔走，杜門謝客，  
期爲大隱，某當局與其地誼，力挽之出，不欲仕，則謫  
輻赴天津培家，然既不清生產，久之，遂匱乏，讓所賃  
屋之半與人，僅伏一室，款款萬狀，弟子滿訪，相與慨  
嘆，後乃應補仁大學之聘，唯課本殊賒，略維生計而已  
，廿八年冬，憂鬱交迫，竟不起，弟子爲治喪者甚衆，  
私諡曰「文貞」。先生夙耿介，有陸桴亭李二曲之風，  
晚節亦相似，憶民國十八年秋，北平頗大，以改大（時  
稱師範學院）問題不決，經費積欠甚久，至繼開始發給

兩個月，當局悉以償我授欠薪，學生自治會反對此事，  
以爲應撥出一部分維持學生會，及購買藥品圖書，大抵  
各教授之忌，聯合憤慨，一時課室闐然，唯先生仍照常  
到校，其言曰：「金錢有限，名譽無限，吾不欲以金錢  
之故，壞名譽也。」同學以此，更加敬敬。卅年冬，經  
費又不至，滅火不備，增城生溫，科授強半告假，雖未  
聯合，亦不約而同矣，先生守其宿諾，每課必到，每到  
必淋漓揮酒，絕無瑟縮之態，而世授課時間，又多在晚  
五六時，北風虎虎，師生一堂，大有掃夏之山中豪健之  
意。一日，因學生詢以寒否，乃備述其青年苦學云：「  
余幼時，家中落，寄讀外家，有小時了了之稱，亦自負  
不凡，每晨光寒徹，輒於被中默誦時文，所學日多，所  
誦亦日增，其後可至數百篇，梳洗後，入塾早讀，腹無  
宿食，身無重綿，不知其寒冽也，諸生今日，因去余之  
苦寒遠甚，何羨慕之甚耶？」吾輩於此，乃大操作，不  
復思爐火矣。先生中鄉式，而未會試，故每對翰林多微  
詞，其言恆曰：「他是個翰林，我這邊命什麼呀！居然  
還通一，口氣滿面，聞者每引爲笑。平生博聞強識，  
雖少壯不遺其記憶之功，文選，駢文，朱氏通訓定聲諸  
書尤熟，每有問，終舉以答，答畢，仍取原書明之，信

手而獲，不與奪髮。北平各大學，教師多江浙舊者，唯先生屹然河朔，無論新舊，皆不敢輕視之云。

吳棧齋先生

蘇吳承仕棧齋，亦太冬門下士，而篤守古文家法，最忠於陳抗者也。先生貌頰長，鬚長鬢髮，陸渾而短視，乃絕類巖壑之側而畫家，吾輩因此稱之。其授課也，板煩不去口，好為深入淺出之言，一語破的，開後進無數法門，真教授中高也。如莊子天下篇「綽綽先生」，說曰：「綽綽，如今之日記本子。」儀禮，說曰：「即今之儀注單子」，學子聞之，頗有相悅以解之樂，最稱三體，其「三體名物」，迄未定本，已付印者，有布帛名物，車服名物茶法社會數篇，久為說禮者所重，蓋能貫串今古，又精計算，非如昔人之擗壁虛造扣擊，捫燭者可比，皖學自江裁以來，大體如此，先生得於昔賢者多矣。余曾受「經典源流序錄」，乃取陸德明書之序文，加以疏證，絕好經學歷史也。先生不信今文，其最大理由，即在禮緯之說，無以取信，故皮鹿門盧井研之書無取焉。平心論之，禮緯之說，固不足以服人心，而門經學歷史，說今文處無可非議，唯表彰內學大可不必耳。

先生雖學問淹貫，然以家族間種種糾紛，有處理不當者，或更以論學太執已見，遂與各校國文系當局多不洽，由師大國文系主任，改為教授，又改為兼任教授，終至一課無有，或謂先生素一妾，寵而驕，致家產多事，以此為學人所厭棄云云，余於內幕，不甚了了，不敢妄談，然先生以諸事掣肘，而大牢騷，則為事實。自離師大後，轉任中國大學國文系主任，是投私立，收學生稍漲，而左傾分子，尤據之為大本營，及廿年後，先生忽亦受其影響，大談其唯物史觀，當時風氣正流行以唯物觀點能釋中國史實無知妄人，強為比附，以驚俗眼，輒可成名，先生夙對古時禮制有深湛研究，一有講論，自較一知半解者為通達條暢，以是青年學子，趨之如鶩，課堂常擁擠不堪，與當時在「中國」之孫席珍劉侃元諸人，并為重鎮焉。事變後，脫身出走，不知有何活動，唯知廿八年冬病死津門，身後蕭然，幾無以殮，門人莫不哀之。先生嗜曲，能歌，每宴會，輒奏一闕，高亢蒼涼，如江南龜年也。又最嗜看籃球賽，無役不與，余在校時，一有球賽，學生以苦，必傾講以去，俞僕役設一几，登其上以觀，怡如也，同時陳映璜先生亦有此嗜，球場中，殆不能少此二老。